

翠神 伍淑賢

小時候有沒有做過剪貼簿 (scrapbook)，即是閒時把有趣的文章和圖片剪下，貼在一本硬皮簿裡，有空翻來看看，是種樂趣。有心思的更會當起小編輯，寫下標題、圖片說明或感想。在未有互聯網的年代，剪報是很有用的資料搜集，但少聯恆心都不行。

花花公子的剪貼簿

說回剪貼簿。在他羅省的花花公子大宅 (Playboy Mansion)，就有二千六百多冊剪貼簿。原來他中學已開始剪貼簿，從未間斷，過去廿多年更聘用專人整理剪貼簿，但他堅持親自選材和寫圖片說明，內容多是個人生活紀錄和有關「花花公子」的報導，每周六更親自剪下貼在剪貼簿上，認真如編輯。不過完成之後，卻絕不翻閱。

琴台 黃仲鳴

近日染疾，臥床休養，頭昏腦脹，苦甚；惟又難以入睡，遂從書架亂抓一書，赫是台灣齊雲飛譯的《書度山恩仇記》。此書少年時即讀之，後再讀金庸的《連城訣》，竟覺金庸的靈感來自大仲馬這書。

文字與療疾

不錯，書猶藥也。近人秦瘦鵬在《休息讀書》中說：「近人則把金庸、梁羽生、瓊瑤三位先生的巨作作為藥物，以對抗傷風感冒，乃至心臟早搏等，幾乎百試百驗。」此言證之吾身，確然。

張國功在《紙醉書迷》(上海辭書出版社，二〇一一年七月)中，即有《書猶藥也可療疾》一文，愛舉「醫案」，一證「書藥」之效。除秦瘦鵬外，尚有寫過《秦瘦鵬紅樓夢的清代文人秦子忱，有次得了毒瘡，「伏枕呻吟，不勝苦楚」，但讀《紅樓夢》一月，「疾亦賴是漸癒」；秦子忱有否無病，「疾亦賴是漸癒」；秦子忱有否無病，「疾亦賴是漸癒」。

海闊 蘇狄嘉

初聽威廉提起「崖口」這個名字，以為是在天涯海角那偏遠的國度。經糾正後，才知崖口就在廣東省中山市東南部，離開珠海、深圳，才不過一小時車程；就算從香港出發，自駕車遊，也可以在兩小時內抵達這個珠江三角洲的海口。

崖口海鮮行

一個香港還是下着微雨，中山卻是晴空無雲的下午，從香港中環繁忙的金融中心出發，乘坐七人專車，不消兩個小時便抵達中山市，由於離晚飯時間尚早，何不遊一下位處鄰近翠亨村的孫中山故居？



網上圖片 在故居景點前門前三分鐘進內參觀，看到的是相當吸引、顏色顯眼的紅藍兩層高小樓，據說這棟建築是孫中山先生於一九二二年親自設計修建而成；融合中西建築，門多、窗戶多，通風良好，坐東朝西，其中坐東朝西的設計，就看得出來孫中山先生敢於創新，與村內其他民宅的朝向恰好相反。

「讀書人就是要做一個善於給自己開藥方的醫生，否則只會越讀越死，最後百病纏身，譬如滯、呆之類。」此言確是，假如不是《書度山恩仇記》，而是《靈山》之我病，必定越讀越沉。

這是書癡愛看的書。作者提供圖片

青海湖邊一少年

我在青海湖邊拍下了這張照片：兩名藏族少年騎着馬走向天高雲闊的遠方。我攝影技術一向低劣，這張照片從攝影技巧上看也無甚可取之處，但我把它傳給了好幾位朋友。他們有的不予評論，有的直言不諱置評：「這照片有甚麼特別？」

西寧開出來到這裡有上百里地了，這還是我看到的第一群羊。在新西蘭奧克蘭，我們出市區不遠就不斷地看到羊群牛群在一望無際的大草原上延綿；在澳洲悉尼，我坐郊線火車去南部高原，一路上都看到風吹草低見牛羊的美景，我把這些都跟司機說了，意圖再次向他解說我的旅遊目的。他哈哈一笑：「人家那兒跟咱們國情不同，遊客少；咱們這兒的牛羊都給你們這些遊客嚇跑了。你要想看到真正的牧場，那還得往深裡跑。至少還得再花上六百元。」

少年伸出三個手指。「二十吧。」司機道。少年把馬頭往旁邊一讓，我們的車過去了。這是一條坑坑洼洼的泥巴路。伸展在一片荒漠中。說是牧場，一路人草枯地乾，連牛羊的影子也不見，更別說人跡了。正詫異間，驀地，從地平線那邊，飄着灰白色雲彩的天空下，閃現出一道青藍色的光帶，越來越寬，越來越亮，青海湖！幾乎與此同時，我看見了那些鳥，黑的白的，棲集在湖邊的沙石上。不知是見慣不怪，還是少見不驚，鳥與我們遠遠對峙，聞風不動。啊，可惜相機沒在手裡，多麼難得的一個定格！題名躍然腦中：天。地。鳥。

茫然。「謝謝！我們不騎馬。謝謝！」司機話一出口，只見紅衣少年一拉繩，眨眼間便從我身邊跑開，遠遠地，他在我的對面從馬上手舉起相機。我沒拍下這個畫面，我拍下的他打馬跟他的伙伴緩緩離去的背影。天蒼蒼，野茫茫。路在何方？路在腳下。孤獨的人覺得到處都是沙漠。這都是我心中接之而來的感覺。但都不足以描述我當時的心境於萬一，那份蒼涼感，那片空曠感，那一種無奈的寂寞。即便天地間只剩下你和我兩個人，即便我們近在咫尺四目相對，我們也還是心靈永遠無法相通的兩個人。



路在何方？路在腳下。網上圖片

綻放正能量 諧和賀國慶

一個地區多元族群相親相愛，事業、生活在一起，當然是眾所矚目。遺憾的是，當下香港內鬥爭不斷，浪費精力時間。具有數十年歷史的香港同胞國慶文藝晚會籌委會同寅，每年皆搞一台大型文藝晚會節目，今年地點也在紅磡體育館。今年節目重點在城中熱點：綻放正能量、諧和賀國慶。多元的節目元素包括電影、時裝秀、還有就是名歌星葉麗儀、薛家燕、區瑞強等的精彩演出。當然少不了的是解放軍駐港部隊文工團的親民演出。其實今年晚會節目特別之處是兩個舞台，兩個時空。現代電子科技進步，加上構思創新所致。紅磡體育館一個固定舞台，還有解放軍艦上，林子祥父子在此高歌演出，實在夠勁。薛家燕紅透半個世紀，國慶演出《流金歲月》時光倒流，少年時的她與現今的家燕媽媽同場同畫面演出，夠新穎啦！十多間電子媒體直播或錄播，大增吸引力。

在匈牙利的驚喜

吃火鍋，浸溫泉是匈牙利的賣點。經此一行，我提議在城區區邊過溫泉，趁全身暖熱和徒步走過自由橋返回佩斯，橋心是十級風力，好過癮！而在橋的末端正是遊客讚賞的天堂——中央市場。外形猶如古典火車站，地面是售賣各式香腸、火腿、鴨肝鵝肝和很多很多的辣椒粉店舖，甜的辣的應俱全，是送禮佳品；二樓是小飾物、刺繡、娃娃、衣服，集散地，令人流連忘返。市場附近一間著名餐廳，在木庫，大木枱，長木椅，每份餐都如豐饒漢代分量十足，雜菜沙律足有半尺高，那客配上卷心菜的豬肉味道非凡，我蒜丁必吃的「豆腐」煙燻火腿、匈牙利臘腸、洋蔥蒜丁、紅蘿蔔、多種混合的豆類和香料，吃出了匈牙利母親的廚藝。

三軍未動糧草先行

又是金秋桂花飄香時，舉國歡騰，共迎母親——共慶國慶六十四壽辰好日子。今早晨曦時分，維多利亞海灣，金紫荊廣場又是今年一度隆重的國慶升旗禮。五百多名嘉賓應邀出席觀禮的同時，路旁兩邊有搖着中國旗與小區旗的青年兒童隨着國旗與小區旗，可愛極了。還有來自各區的街坊朋友，雖上了年紀，但精神奕奕。當看到梁振英特首走過時，他們熱烈鼓掌相迎。場面溫馨喜悅。升旗禮畢，與會嘉賓隨着特首離開廣場，有秩序地來到一樓大禮堂。卻原來，禮堂上，早已有一班來自十八區的街坊、社團、分區委員等「梁粉」在國慶國會上。上述描寫其實是我依去年國慶日記憶所得。當然，意料中是每年國慶日在灣仔北地帶，必然是特別熱鬧，香港是多元而又自由的社會，那邊廂，卻仍有特別「噪音」，舉旗遊行，大聲吶喊人們見慣不怪。路人見到只會指責直斥其非。事關祖國國慶日，不應搞破壞。

杜亦道 阿杜

一九九五年鄧麗君猝逝於清邁之前，鄧突然想起籌劃一個劇本，串合她本身歌手半生之遭遇感懷，拍一部她自己所遇身世感言之故事片。一九九五年三月她「抽起條筋」找阿杜商討籌度了十幾個晚上。故事大綱是歌手賣唱，途中酒店裡遇到一個逃捕的江湖小賊，剛好此小賊曾是音樂學生，於是作了一曲給她唱，十年後，歌手大紅再到此城市演唱，舞台上發現觀眾頭排十年，相對惘然，凝視無言，此時兩人已婚已嫁，那對江湖小賊赫然在座，此時一次無言的對話，黯然魂銷而已……當年嘉禾老闆何冠昌很喜歡劇本，但原本人鄧麗君屬意和嘉禾不合資八百萬拍成，導演一角鄧麗君要由她男友、法國攝影師庇埃執導，而何冠昌對小庇埃沒信心，叫阿杜中途請名導演于仁泰執導，此事正在爭論之中一些生氣。